

希望书库

希望书库



阅读文库
2001年卷

中国青少年读写大赛指定读本

黑 儿

梁宝仓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黑 儿

梁宝仓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黑 儿

梁宝仓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80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3000—25000

ISBN 7-80605-587-8/1·509 定价: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100024)

一篇渭北高原的童话

——代序

刘 斌

—

《黑儿》给人的联想很多。

一九九二年，陕西省五位作家去世了。他们是《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四十年代就有了全国知名度的老诗人余念，老编辑张沼清，中年小说家邹志安及因《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而获得巨大声誉的路遥。这一个个的作家相继辞世的事实是令人震惊的，人们不知陕西文学界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1993年到了，人们又被陕西文学界发生的另一件事震惊了，那就是直到当年夏天达到最高潮的所谓的陕西小说的“东征”。用一句文绉绉的话讲，即“迅雷不及掩耳”吧，陕西一年间，忽啦啦一下子有五部小说几乎同时冲出潼关，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全国。中国文坛和整个读书界都因此而震惊了。不是讲小说没人看了吗？不是讲商潮冲垮了文学吗？在陕西小说家的面前，人们不再那样讲了。

五位陕西作家的去世，接踵而来的是五部长篇小说



的诞生,这其中有什么辩证的因果关系吗?是生命与非生命的轮回?是某种哲学的默认?还是巧合?不管怎么讲,陕西作家、陕西的长篇小说,实实在在地在全国人面前露了一次脸。贾平凹成了油腔滑调王朔的“克星”,王朔小说正红得发紫,贾平凹的小说像一盆凉水,浇得“王朔热”过去了。陈忠实则是因为有了自己的这一部力作《白鹿原》,由一位地区性的著名作家而成为一位全国瞩目的作家。其他三位作家,京夫、高建群、程海也在这次文学的大进军中,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和才华。

“陕军东征”这个口号是《光明日报》一位女记者韩小蕙在她的一篇新闻稿件中第一次提出的。陕西小说的这次勃兴偶然吗?除了偶然还有更妥帖的解释吗?

不能不承认陕西小说家的实力,这种实力既来自文化,也来自传统。我有一种估计,陕西的三秦文化中有一种文学的特点。司马迁是史官,但他却用文学去写历史,他的《史记》既是史书又是文学作品。不同的土质宜于不同庄稼的生长,陕西的土地宜于产生小说。陕西这块大地历史十分久远,历史就是故事,故事就是小说。陕西的历史太悠久了,陕西的故事太丰富了,陕西的小说能少吗?历史和故事是小说产生的物质与精神的条件。

没有历史和故事的地方可以有歌曲和诗,但不会有小说。假如没有《白鹿原》里记录下来那段沉重的历史,假如没有《人生》中叙述的那段感人的故事,大概就不会有陈忠实和路遥。

陕西的小说发达还来自传统。只讲当代,柳青、杜鹏

程、王汶石对陕西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杜鹏程是韩城人，韩城古称夏阳。杜鹏程的成功给了陕西作家一种信心。柳青的存在则是给陕西的文学树立了一面旗帜，柳青以他作品的力量，人格的魅力，感染着无数陕西作家，也给陕西小说的进步注入了一种永不休止的动力。王汶石的作品也是不朽的，人们对王汶石作品的淡漠其实是对一段历史的忘怀。中国人有著史的传统，同时也有健忘的毛病，王汶石作品中那种乐观的情调，那种精密的文字组织，那种纯文学的政治社会思想，实际上是当今不少正在步入成熟阶段的陕西作家最早的营养。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些重要作家的存在，才有了陕西文学的一次又一次的辉煌，才有了一批又一批执著的文学追求者和文学信徒。也就有了今天大家已经十分熟知的陈忠实、贾平凹、路遥及其他作家。

陈忠实和路遥是不同的。作为关中出身的作家陈忠实和陕北成长起来的作家路遥，尽管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文学现实主义背景，但他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巨大的。而贾平凹与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更大了。文字是文学建筑的基本材料，贾平凹掌握文字的技巧是十分高明的，他对文字的感觉也是十分独特的。尽管如此，贾平凹对文字风格的创造并没有做出多少贡献，他仍然是在传统的影子下面跳舞，他的文字风格仍然是传统的。这一信息常常不为人察。贾平凹从中国文学史上的唐宋传奇、明清笔记小品和小说中汲取营养，他欣赏这些传统的东西到了如痴如迷甚至不加批判的地步。他在创作中大规模地借



鉴、自觉不自觉地摹仿，一不小心，搞出了一部“现代《金瓶梅》”——《废都》。贾平凹的读者是众多的，不少人喜欢贾平凹的文字风格，除了贾平凹的文字确有魅力外，更多的原因倒不如说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大一统的文化教育中，将国学的地位降低了，使得如今的大多数人缺少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汉语的常识、知识和鉴赏力，误以为贾平凹作品的这种文字风格即为贾氏所独创，其实真是不然。贾平凹在曾经的一次答记者问中袒露说，他要在创作中探索中国民族传统的路子，而改变中国当代小说“五四”以来西化的倾向。应该承认，贾平凹的这种看法是准确的，其他大作家不说，陕西作家中，柳青深受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影响，王汶石深受契诃夫的影响，路遥的首篇获奖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简直就是雨果《九三年》的中国版。可悲的是，贾平凹的探索却有些南辕北辙。

不管怎么讲，贾平凹是出色的，陈忠实和路遥也是出色的。他们毕竟是在柳青、杜鹏程、王汶石之后，使陕西的小说，再度登上了一个辉煌的巅峰。

二

《黑儿》是一部新的陕西小说。作者梁宝仓一九五七年生于陕西澄城县。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部小说和这位新作家都是陌生的。“陕军东征”已经过去数年，但陕西作家每年仍然有一部又一部的新长篇大作问世，实在是一件令人感而叹之的事情。

《黑儿》的原名叫《黑善驴》。《黑善驴》作为一部长篇

小说的篇名我认为它显得粗俗了些。当然,这里的粗俗又远不是莫言式的粗俗,《丰乳肥臀》式的粗俗。文学作品的篇名,应该同作品本身一样,要写好。柳青小说的篇名给人一种史诗感;路遥小说的篇名虽然少嫌平淡,不如他的小说漂亮,但也很注重内涵;《白鹿原》则毫无哗众取宠之意,十分凝重;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我是十分欣赏的,篇名结构方式虽然欧化了些,但内涵却十分具有中华民族的历史韵味。贾平凹给自己的作品起名字,显得很随意,显得很轻松,漫不经心,常是用两个字的普通词了之,但它都十分准确,很多篇名充满了老庄式的哲学味儿。《废都》作为小说是有争议的,但篇名却十分漂亮,充满才气。《黑善驴》的篇名像一部儿童小说,像一篇少年故事,或童话的名字,显得分量不足了些。

现在更名为《黑儿》出版,便更贴切小说讲了一些近似寓言式的故事,令人颇感兴味地运用了儿童文学的手法,而又运用得十分熟练和成功。比如,小说中有一个文革的斗争会场面,一个孩子去看斗争自己的父亲,通常人们所见的那种血淋淋、火爆爆的斗争会场面没有了,替之代之的是一个天真儿童眼中的世界:斗争会的主席台上坐着个“老孙”,“黑儿想,老孙一定是这么多人的老师了。他经过琢磨,发现老孙和老师都有一个‘老’字……”。当黑儿的父亲被揪上来时,“黑儿奇怪爸爸为什么要弯着腰,背着手小跑呢?这样不是会摔倒吗?……”斗争会开始了,“爸爸在那两个人的帮助下,把头低到了一定的程度。爸爸好像很笨,头一低下去,屁股似乎就要翘起来,



这样，翘起来的屁股正好对住了主席台上的老孙……”喊口号时，“他觉得这就像老师领读课文一样，老师念一遍，大家也跟着念一遍……”“呼过口号之后，爸爸开始说话了，他说得很慢，一句三停，颠三倒四。黑儿想爸爸一定是没有记住要说的话……”“爸爸的交待变成问答式了，黑儿觉得这样不好，自己一个人说，何必让人问一句说一句？”斗争会批判开始了，“爸爸就静静地站在那里让那人骂让那人打。他想这人大概也是老师。老师经常让犯了错误的同学站在课堂上……有时也骂……”“他觉得在坐的人似乎都适于当爸爸的老师，都有批评爸爸的权利……”“黑儿看着自己的爸爸，爸爸还是那样站着，他想爸爸一定站累了，爸爸站在那也一定很累很苦……”“鼻子一酸，眼泪就掉下来了……”“眼泪掉在地上，溅了一个花瓣一样的湿印儿，他一个一个数着，一个，两个，三个……他一直数到十三个小花瓣，眼泪就没了。”写得多么生动！将一场野蛮的丑陋的斗争会描写得如此平和，像是一首儿童诗，但凡是经过文革运动的人，读着这些文字，又有谁眼眶不潮湿，心里不发酸？如此描写文革中的一场斗争会，我们在其他作品中似曾见过吗？至少是不多的。我们继续读下去：

……斗争会继续着，“呼完了口号，老孙说话了……老孙说话的声音很大……不停地‘这个这个’的。他（黑儿）不流泪了，他没有花瓣数了，他就数老孙说话时的‘这个这个’。老孙说‘这个’时，有时一次说两个，有时说一个，这让他有些为难，他不知道是把两个连着的‘这个这

个’分开来算作两个好？还是把两个算作一个好？……最后，他把一个算一个，不管老孙一回说几个，都统统算一个。在老孙说的很短的一段话中，他一共数了十三个‘这个’或‘这个这个’，这正是他的眼泪在地上滴出的小花瓣数啊！老孙的话一完，会就散了。”

描写得太绝妙了，啰啰嗦嗦的一种幽默，实际上，今天的读者并不希望作家在作品里不厌其烦地展示当年血淋淋的斗争，因为人们太熟悉那些场面了。而我们企望的是在一切对文革的新的描写中，看到一些新手法，由于有这些新的手法的描写，获得一些新的启示。用儿童的眼光描写那一切，正好给人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寓意。这类优美的描写，书中还有许许多多，真可谓妙不可言。它使人联想到艾赫玛托夫的《白轮船》。《黑儿》这部小说中有许多艾氏的描写风格。它对一头小黑驴的描写，对黑儿和小黑驴之间的“友谊”的描写，非常生动地去表现人和性灵、人和动物这两种共同又不同的生物的关系。这又是世界文学中近些年来十分时髦十分走红的题材。在作品中，小黑驴就是一个人，它始终作为一个人出现在主人公身边。这一构思是精巧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接近古典儿童文学的文学手法。

小说中还有一些关于梦境的描写，还有一些大段的内心独白的描写，都写得十分出色。这些大段的描写都不令人觉得冗长，十分清新诗化。这类手法在陕西作家中较少有，因而也就显得可贵。

除了这些语言方面的特色外，小说还着意表现了陕



西关中地区几百年来甚至几千年来悠久历史年代沉淀下来的民风民俗。比如写到吃“腊八”。

“天不亮，牛大娘就开始做腊八饭。腊八饭需要七样五谷杂粮：大米、糜子、谷子、小麦、黄豆、碗豆、苞谷（粳子）；这八样粮食，除苞谷粳子外，其余都是原粒，按照不同比例，下到锅里煮，一直煮成粥状。同时，还要把萝卜、洋芋、白菜、豆腐、大肉切成碎丁，炒熟后，烩入糊中，再加上杏仁、红枣，就是正宗的腊八粥了。衡量腊八粥的标准是：操着流，喝着稠。就是用筷子一口一口操着吃时，显得有些稀，呈流散状，操不住，但要大口大口喝时，又显得有些稠，吸不起。当然，这只是就腊八粥的稀稠而言，其主要还是要看色香味。腊八腊八，是少不了辣的，腊八粥是咸饭，辣子是它的惟一调料。渭北高原以面食为主，辣子是人们饭食中主要调料。吃饭时，先把辣子和好，各人根据自己的口味自行调配。”

这段冗长的描写介绍，放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就不显冗长了，它给人们一种知识，虽然腊八粥是中国人从南到北都流行的食品，但各地作法不同。陕西关中地区如何烧煮腊八粥，小说中的描写等于是留下了一次记载，如果《红楼梦》中少了那些大观园里日常生活习俗的描写，不能讲是精练，而只能讲是一种缺憾。当代文学作品，也应该在这方面向古典小说学习，只要恰到好处而不繁琐，会给小说增加丰厚的内涵。许多电影艺术家已经在这方面有了强烈的意识和精心的探索，小说家除了应继续不断地注重作品的语言、人物、故事、情节、细节外，在表现民

俗这方面也应该作出成功的尝试。

三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为《黑儿》选择了一个史诗般的角度和结构。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土地改革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就人物而言,有战争中的国际孤儿,有身世不明的中国弃婴,有农村里的各色人等,有漂洋过海、经商办企业的实业家,凡此种种,可谓全景式的再现陕西关中平原一个小村落的人世沧桑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有着表现农村生活的优秀传统,从《红旗谱》到《苦菜花》,从《暴风骤雨》到《三里湾》,从《创业史》到《人生》,这些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情调的长篇巨著不可否认它自身具有的现实主义价值。甚至在“陕军东征”的系列中,表现中国农村变化时代特点的小说也占多数的比例。而《黑儿》似乎也有意去继承这一传统,去通过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历史变迁表现中国农村那斑斓多彩的画卷,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真正承担起这一任务。即使是作家钟爱的一些小说人物也写得不够丰满,有时显得苍白,小说结束得亦显仓促,深度不够。这就使得这部本来可能更好更优秀的作品,留下了令人深感遗憾的不足。

可喜的是,作者梁宝仓,朝气蓬勃,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具有“毛驴”精神,一步一个脚印,继续努力耕耘。他必将会有新的力作问世,我期待着!

**中国青少年读写大赛主办机构
中国青少年素质发展论坛工作委员会**

指导机构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总顾问

许嘉璐 王照华 柳 斌

实施机构

希望月报杂志社
希望书库编辑委员会

希望书库编辑委员会

(1994年3月启动)

名誉主任

冰 心

特邀顾问

黄 华 吴阶平 胡 绳 朱光亚 周光召

希望书库出版项目

主任编委

陶海心

常务编委

刘永曾 罗长虹 梁宝仓

目 录

序	刘斌 1
引子	1
一	2
二	23
三	42
四	46
五	57
六	75
七	86
八	114
九	122
十	137
十一	149
十二	187
十三	192

引 子

一九九四年，腊月。

在渭北旱原的一个小村庄。

寒风呼呼，阴云密布，一片阴沉，冰天雪地般的空中，稀稀落落地飘着像盐硝一样的雪粒，地上的积雪依旧很厚，厚得给人一种春天唤不出来的感觉。

我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踏着泥泞的雪路，站在高崖上，看到小沟坡下的荒草坟，有一人跪在雪地里，足足跪了有一个时辰，墓前立的石碑上“黑善之墓”依稀可见。那跪地者穿的大衣上已铺上厚厚的一层积雪。这长满小草的坟茔原来是葬着一头黑驴。坟前跪着的人正是它的立碑人——黑善。黑善本名牛安，因他命运和黑善驴不可分割，而叫黑善。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儿子，有一个苦难而灰暗的少年时代，他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他立志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人生舞台上出人头地，洗刷几年流浪生活积淀在内心的苦涩和命运带来的全部羞辱。

十年后的今天，他为什么又要跪在“黑善驴”墓前，长歌当哭？

他的命运如何？

他是怎样度过荆棘的年代？

他是怎样跨上了成功之路？



在渭北旱原黄河岸边有一座卧龙山，朝阳庄坐落在大山脚下。五月天，处处可见一片金黄色成熟了的油菜，一片片绿里透黄的丰收在望的麦子。山上，还处处可见一株株绿里泛黄，黄里带红的酸枣树。村外一位中年妇女，戴着一副近视镜，手挎摘满野菜的篮子，一路响起那悠扬动听的《油菜花歌》。

.....

哎——油菜花
人都称你为苦菜花，
你根苦茎苦籽也苦，
朵朵花儿都沾泪花。

.....

歌声，使地里干活的人们又心醉，又心碎。

歌声引起了人们的话题。

那日本娘们儿真是能歌善舞，她一点不封建，连小便也不避男人。她善良、热情……

自从牛长子和他的日本老婆迁到朝阳庄，这里增添了不少风流闲话。这对朝阳庄人无疑是一场灾难。好像所有的灾难都是老人们首先意识和发现的那样，当村里

的老人们发现并意识到这场灾难时，他们首先陷入了尴尬。他们束手无策，毫无办法。老人们语无伦次，无从说起，而且说起这场灾难，脸上还流露出一些不大严肃、不大健康，似是而非无所适从的微笑。于是，议论灾难本身显然比讨论防治灾难有意思得多。老人们聚在一堆儿，吸着烟袋，面色如黑夜般深奥。几度酝酿，几度筹思，终于忍不住地翻腾出一些年轻时的事来。

夜晚使牛长子那间小屋里更加神秘。人们希望那间小屋子的门尽快地关闭起来的心情，就像等候已久的观众希望舞台上的大幕快点拉开那样迫切。村里的人是喜爱看戏的。戏看多了，生活也就戏剧化了。其实，最初村里人接纳牛长子一家，就是觉得这一家人身上有戏。老牛那硕大肥胖的身体，除了冬季长年不穿上衣，身上那古铜色的皮肤，饱经沧桑的面孔，一个二尺多长旱烟袋和打火石布袋搭在肩上，还有他那不同于陕西人的口音，非常新鲜地让朝阳庄几个主事人产生了好感。更重要的是他的传奇式瘦小漂亮的妻子和妻子鼻梁上那副文雅的眼镜，给人一种超然于世的感觉。在村里人的眼里，眼镜从来都是男人脸上的物件，或是洋人的象征。戴眼镜的不一定是眼睛不好，不戴眼镜的不一定眼睛就没毛病。人们总是怀着一种矛盾的心理去看待那些戴眼镜的人，羡慕、忌妒、反感。然而，这个女人的眼镜却给朝阳庄人一种顺理成章的好感。他们觉得，这副眼镜挂在这个女人鼻梁上是件不可缺的东西，它让人觉得那是无所谓的，就像拉磨的驴必须戴上安眼一样，不戴安眼，驴在转圈时，